

很多人的劝说都没能让孟小冬返回内地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和梅兰芳分手后不久,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关系就确定了下来。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孟小冬则寓居北平。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新登台,孟小冬则跟随杜月笙到了香港。1950年年底,杜月笙和孟小冬结婚,算是给了她一个名分,此后不到一年,杜月笙病逝。

热点关注

孟小冬收的徒弟都是票友

此后,孟小冬在香港的生活,又变得单纯起来。她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人让她牵挂,更没有人需要她伺候。她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时候,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早已离开香港返回了内地,艺人们聚在一起办个小型堂会的机会也没有了,她以什么打发时间?抽大烟。唯一的朋友,是琴师王瑞芝。平时,他给票友吊嗓说戏,以此为生。他偶尔会去看看孟小冬,在杜月笙死后,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成了她唯一期盼的朋友。

有一天,王瑞芝又来看她。闲谈中,他提到有一个唱余派的人想拜她为师,这人叫钱培荣。关于收徒,她似乎非常不热心。她是不好为人师吗?也许不是,但以她自己的说话,是体弱多病,没有精神。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她内心深处,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据说,晚年她定居台北时,来了吊嗓的兴致,居然将窗子关得严严实实,还将窗帘拉上,生怕被别人偷听到。有人认她相当自私。其实,旧时代的艺人,大多不愿传艺。“艺不传子”是那个时代的约定俗成,原因是艺人地位低下,生活不易,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孟小冬只是遵循了旧俗而已。

很多人都想拜孟小冬为师,但也都都知道她不收徒。钱培荣之所以大胆提出拜师,是因为在几年前,他作为杜月笙的弟子到杜府吊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孟小冬听到他唱《武家坡》,就对杜月笙说:“这是

余派圈内的唱法。”杜月笙说:“那你干脆教给他。”孟小冬说:“他是你的学生,又不是我的学生。”从她的口气中,钱培荣听出来,如果他是她的学生,那她一定会教他的。这让他看到了拜师的希望,于是先说服王瑞芝,让他做说客。

王瑞芝旧事重提,孟小冬也记得当时她和杜月笙的那段对话。看在王瑞芝的面子上,她有些动摇。又想想她如今孤身一人,无所事事,还不如收个徒弟,吊吊嗓子说说戏,也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她点了头。

钱培荣高兴极了。不过,他了解孟小冬的脾气,不敢擅自登门。有王瑞芝做中间人,他似乎还嫌不够,又恳请余叔岩的挚友孙养农代为引荐。当时,孙养农正在编写《谈余叔岩》一书,常常烦恼孟小冬。孟小冬很支持此事,积极配合协助。后来,她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仰思先师》的序言。有王瑞芝,又有孙养农,收徒的事儿,便说定了。不过,孟小冬第一次收徒,不仅收了钱培荣,由钱培荣推荐,她同时还收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赵培鑫。赵培鑫特地从台湾赶到香港,和钱培荣共同参加拜师礼。

之后,孟小冬又先后收了黄金恋、李嘉有、蔡国衡、吴中一、严许颂辉、许密甫等为徒。颇意味的是,她收的徒弟,没有职业演员,都是票友。其中缘由,无人确知。难道是对她失守“不收徒”诺言的一种代偿?

孟小冬醉唱《贵妃醉酒》

1952年秋,孟小冬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私人聚会。聚会

的目的是为画家张大千送行。早年,张大千和余叔岩交情深厚。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著名小生演员俞振飞、黄曼耘夫妇。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孟小冬唱一段。她没有推托。令人意外的是,她自说多喝了两杯,有些醉意,因此唱一段《贵妃醉酒》似乎最合适。而且,她让俞振飞夫妇客串高、裴二力士。

三人即兴唱了起来。对于演唱本身,无甚可说,关键是她唱的是《贵妃醉酒》。谁都知道,这出戏是“梅派”名剧,是梅兰芳的拿手戏。俞振飞曾经和梅兰芳合作过这出戏。孟小冬真的是因为有些醉意而想起了《贵妃醉酒》,还是看见了俞振飞而想起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梅兰芳呢?何况,她唱这出戏,有十足的“梅派”风韵——当年,梅兰芳教过她,可以说,她是梅兰芳最亲密的弟子。人在醉意之下,最能显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在失去了杜月笙后,她是不是又想起了梅兰芳呢?

张大千的确想起了梅兰芳。他清楚地记得他跟梅兰芳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到梅家,梅兰芳正在画画。见到大画家,梅兰芳诚恳求教:“八爷,您说说画美人的道理。”张大千笑言:“你为什么问我如何画美人呢?你自己就是一个美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上海,梅兰芳为张大千送行。席间,张大千对梅兰芳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您怎么自称是小人呢?”张大千笑言:“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

说到“君子”和“小人”的故事,大家都笑。唯有孟小冬,以醉意掩盖了自己。谁也不知道,此时,她的内心,是波涛汹

涌,还是心如止水?

传说梅兰芳曾赴港劝孟小冬回去

留在内地做了政府官员的梅兰芳的生活不可能像孟小冬那样清闲,他忙碌而充实。自从由沪迁京后,他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他与郭沫若、周扬、丁玲、冯雪峰、曹禺、赵树理等50余位文艺界代表出席了全国文联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举行的座谈会;他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全国剧协改组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后,他任副主席……

尽管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但梅兰芳内心钟爱的仍然是京剧表演。即便是政治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他依旧难忘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京剧事业。因而,从解放初到他去世前的十来年里,他除了为中央领导演出、庆典演出、赈灾义演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营业演出的演出。当然,他最多的是上山、下乡、进部队、上前线四处慰问演出。他自己曾做过比较,新中国成立前他到过几个大城市演出,新中国成立后,他到过的城市达17个省。在所有的演出活动中,梅兰芳自说“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而最让他难忘的、意义也最重大的莫过于随朝鲜慰问团赴朝演出。

不知道孟小冬对梅兰芳的这些活动究竟了解多少,但是,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她应该有所耳闻。然而,她似乎没有

返回内地的想法。马连良、张君秋他们回去了,她不为所动。后来,俞振飞也回去了,她仍然无动于衷。就连她的琴师王瑞芝也于1955年返回上海,加入上海新京剧团。对此,她还是没有动心。

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说,梅兰芳曾于上世纪50年代到过香港,和孟小冬秘密相见,目的就是为劝她回去。此说令人怀疑。有人自内地到香港,面见孟小冬。闲聊中,孟小冬很随意地问起留在京、沪的京剧艺人,却单单不问梅兰芳。此人也不避讳,主动提起梅兰芳。她没有拒绝倾听,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即便此说是事实,结果也很明显:她仍然滞留在香港。也许正因为连梅兰芳都不能说服她,之后,章士钊也好,奉周恩来之命的马连良也好,就更不可能让她改变心意了。对于她坚持不回内地,有人猜测,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梅兰芳,二是因为杜月笙。她知道梅兰芳当时的政治地位,他已经是政府的人了,而杜月笙早年曾经参与过屠杀共产党。她跟梅兰芳有过一段情,她又是杜月笙的妾,回去后的命运会如何?她难以想象。

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这一年里,梅兰芳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公演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大戏《穆桂英挂帅》。自抗战初期梅兰芳编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后,二十多年来,他再也没有一部新戏问世。除了抗战八年暂别舞台和新中国成立前三年政局混乱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他未能拿出新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要论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实属无奈。这是时代所致,梅兰芳迫不得已。

经过十年等待贺铮终得平反昭雪



继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受省厅刑侦处的委派,刘威、赵勇两名省公安人员秘密前往中州调查,但在宋坚等人的安排下,二人被设局抓捕,并被抢走了在中州收集到的重要文件,两人愤然离去。此时,周子敬开始对中纺集团有所动作,国资委专门成立了企业改制办公室,派专人到中纺集团调查研究改制问题。

官场小说

郑天龙派人“关照”周子敬

齐伟像只斗败的公鸡,铩羽而归。这位性格倔强的老同志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郑天龙会突然变不惊,面对国资委派来的工作小组要起了看似绵软无力实则劲道刚猛的太极拳,形成一道拒人千里的屏障,让企改办的工作小组不仅根本无法深入开展清产核资工作,而且还像看客一般被冷落一边,整整坐了一个星期的冷板凳。

又是一个周一的早晨,齐伟垂头丧气地回到机关,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满脸晦气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周子敬似乎早有预料。听完齐伟在中纺集团的遭遇后,恶作剧般地一阵哈哈大笑。周子敬面授机宜,“你们在中纺集团要做出急切的姿态,要追着郑天龙要求配合工作,要假戏真唱,如果因此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冲突,会对我们更有利。”

齐伟苦笑:“我工作三十余年,还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周子敬亦有同感:“我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现实的无情讽刺。”

周一早晨,刚刚上班,郑天龙突然接到周子敬的电话,点名要求他带领销售部长丁大庆和相关财务人员马上去市国资委开会。这个周子敬,在电话里丝毫也听不出有什么异样,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依然例行公事一般发号施令。

上个周末,郑天龙让郑天虎派几个兄弟“关照”一下这个不识抬举的周子敬,在周子敬回家途中威胁过他,意在挫一挫他的锐气。本想,这周上班后,侧面观察一下“关照”后的效果,没想到到这个家伙会主动招呼自己,而

且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难道是“关照”的火候不够?

来到会上,郑天龙发现岳书记也带了几个外来的。经过周子敬介绍,原来这几个人是省高等法院的同志。是来调查贺铮一案的。郑天龙听后万分惊讶,同时又惴惴不安。

韩市长要采取极端措施

皇冠大酒店洗浴中心的VIP包房在外人的眼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实际上里面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特殊内容,仅仅是为那些不便公开抛头露面的人物开辟的一个掩人耳目的私密空间。此时此刻,韩市长和郑天龙就躺在VIP包房的桑拿室里,在湿热的水雾中轻轻摇动着安乐椅,享受着肌肤通透和筋骨舒展的快意。

今天上午,同周子敬不愉快地接触一番之后,韩市长越越想越对中纺集团的事情放心不下,于是吩咐田秘书与郑天龙联系,相约晚上在皇冠大酒店会面。

两个人默默对视了许久,韩市长终于忍耐不住:“天龙兄,你一向老谋深算嘛,关键时刻可不能一筹莫展啊。”郑天龙懒懒地挺直了身子:“我的市长老弟,权力能够摆平一切,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别无良策,只有动用你的权力强行确立原定的方案。”

韩市长对郑天龙的说话似乎有所保留:“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采取极端方式。”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韩市长发话:“我刚才考虑过了,不能消极等待,要做两手准备。你把原方案的材料准备好,要国资委的当然搞一个批复文件,盖好公章,留作备用。能够名正言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更好,一旦

出现不测,我直接在批复文件上签字,强行挂牌拍卖。格老子不信这个邪,看哪个能挡得住!”

“太好了,我盼的就是你的这句话!”郑天龙连连击掌,“到时候我们一手挂牌,一手摘牌,搞它个既成事实。你老弟树大根深,谁也奈何你不得。”

两个人起身去更衣。

贺铮被平反

寒冬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溜走了,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而来……贺铮迎着晨风伫立在绿色庄园的水渠上,望着渐渐远去的送菜车队,心中又一次享受轻松的愉悦。

昨天,在省城高等法院的审判厅里,当贺铮听到法官宣布“撤销原判,改判无罪”的时候,两行酸楚的泪水悄然滑落……整整十年啊,自己忍辱负重,是咬着牙关度过每一天的!

贺铮步下水渠,准备驱车赶赴市区。今天的安排很紧凑,先要去市委组织部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然后岳书记约见谈话,下午还要去国资委同周子敬商议如何展开工作。口间的活动隆重,岳书记将以个人名义在市委招待所举行宴会,邀请市里各委、办、局的领导,共同庆贺他平反昭雪。

招待所的林所长这一天成了大忙人。今晚这里要给贺铮成功翻案摆庆祝宴。宴会上,郑天龙、宋坚和毕然坐在角落里,没有往日日的张扬。岳书记坐在首席的首座,一左一右坐下贺铮和周子敬,几张新面孔依次入座。他们分别是市委组织部、宣传部长和几家银行的行长。

晚宴开始由岳书记讲述贺铮的光荣事迹,接下来,岳书记又请新到任的市委组织部李

坚同志宣布对贺铮同志的组织签字,强行挂牌拍卖。格老子不信这个邪,看哪个能挡得住!”

“太好了,我盼的就是你的这句话!”郑天龙连连击掌,“到时候我们一手挂牌,一手摘牌,搞它个既成事实。你老弟树大根深,谁也奈何你不得。”

文件宣读完毕,餐厅内鸦雀无声,众人仿佛被这项超乎寻常的组织决定惊呆了。这项任命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明显是针对郑天龙的,虽然表面上贺铮仍只是中纺集团的副职,却加上了“常务”二字;再从行政级别上看,贺铮担任国资委的副主任又变成了郑天龙的上级,上压下挤,分明是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郑天龙架空了。在座的都是官场人物,已经从中嗅出了政治上的某种气味。

郑天龙面如死灰,僵冷如冰,宋坚和毕然也是兔死狐悲一般垂头丧气。

郑天龙沦为甩手掌柜

贺铮驾着黑亮的“别克”在前,周子敬驾着老旧的“大众”在后,双双驶入中纺集团,并排停在了办公楼前。贺铮推门下车,挺直了身躯伫立在车旁,饱含深情地望着熟悉的厂区。阔别十年,景象依旧,如今重返故地,别有一番感受涌上心头……

周子敬走过来:“老贺,别有感触吧?”贺铮含蓄一笑,默默地点头。正在闲谈之际,忽然办公楼上传来一声惊喜的欢呼:“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贺总回来啦!”紧接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开窗声,整个办公楼的窗口纷纷探出一张张欣喜的笑脸……

面对今天这样的尴尬局面,郑天龙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既然连韩市长都没有扛住,自己也只

能装聋作哑了。好在还有翻身的备用方案,暂时得过且过也是一种策略,只要韩市长这棵大树不倒,自己就能够确保无忧。

众人均已坐定,气氛沉静。“好了,咱们开会吧。”周子敬看着贺铮,又望望郑天龙,“第一个议题,首先要将你们二位主要领导的工作分工明确一下。”周子敬正色宣布:“既然老贺的任命有‘常务’二字,那么日常工作就不要让老郑操心了,大事情两个人再通气商量。”郑天龙不服气地反问:“你这意思是不是就让我当甩手掌柜了?”

“你怎么能甩手呢?”周子敬装模作样,“大事情还是要商量嘛。”郑天龙无奈地摇摇头。

周子敬强势压人,“第二个议题是关于财务方面,从今天起,企业的一切财务支出必须由你们二位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任何单方面签字都无权支出,这是财务制度,你们二位必须执行!”贺铮点头接受。

周子敬呼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第三个议题就是关于清产核资和企业改制的事情,国资委仍由老齐具体负责,企业方面由欧阳情同志具体负责,两方面的协调由老贺总负责,老郑可以参与谋划。”郑天龙冷冷一笑:“他们两口子开起夫妻店了。”

“这是严肃场合,请你注意分寸。”周子敬沉下脸,“欧阳情同志是财务方面的专家,搞清产核资缺之不可,这样的安排理所应当嘛。”郑天龙无言以对。

周子敬喝了一口茶水,面向众人问:“上述三项议题,大家有无异议?”众人都表示认可,只有郑天龙未置可否。

周子敬一锤定音:“议题通过,下午我要在全体中层干部大会上宣布。”